

我怎樣變成知識分子

俞
荻
譯

我怎樣變成知識分子

——蘇聯勞動英雄斯捷潘諾夫自述

一九二七年，我到頓巴斯的煤礦廠去做工。我學習了兩年，連續地做了安全燈的管理人，裝貨的工人，豎坑棟木的管理人；最後，在一九二九年，我變成了一個礦工。雖然我已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並且有一個礦工的美名，不過，完全根地說一句，我是目不識丁的。

在當時，一個礦工爲什麼一定要學習呢？有一些礦工認爲那是沒有理由的：開採煤礦，那就夠了。雖然我並不時常懷着忿恨的感情，但是我也同樣抱着這一種見解：今天，我羞恥地承認那是錯誤的。當我聽到年青人在共產主義青年團舉行關於書籍辯論的集會時，我只有坐在那兒茫然地凝視着，因爲我一點也不理解，甚至連初級讀本和普希金之間也分別不出來。

我記得有一個名叫配特雅的青年團員，有一次，他突然走到我們那兒來，他在臂膀下夾着一本書。那是一個休息的日子，我們嬉戲地消磨這寶貴的時間，亂彈着曼陀琳，低聲哼着歌曲，至於彈唱些什麼，我是記不起來了。是的，配特雅望着我們說道：「同志，我來給你們朗誦幾首詩歌，好不好？」我們對着他哄笑；可是他一點也不羞赧。開始朗誦了，最初朗誦了一首尼克拉索夫的詩，然後朗誦着普希金的詩。我們是五六個人的一羣，都屏息靜聽。在以前我們從來也沒有聽見過像這樣好

的朗誦。

當配特雅朗誦完畢之後，我問他說：

「爲什麼一個人一定要像那樣朗誦尼克拉索夫和普希金的詩歌呢？」

他簡略地回答說：

「學習！」

可是關於這點，我們有我們自己的見解。我又引起了另一種辯論，我再次堅決地說：「爲什麼一個礦工一定要學習呢？一個人沒有受過教育也能够開採煤礦的。在這兒，你是一個有教養的人，你知道這一切詩歌，可是你來試試跟我們一同來開採煤礦，你能够得到嗎？不，我們能够把你拋在後面的後面，那就是給你的代價！」

當我回想這一段插話的時候，現在看起來是很可笑的，好像那是發生在一百年以前的事。我開始假裝一個能讀能寫的人，如果任何人問我爲什麼不去學習或去讀書，我時常說我沒有時間學習，我在礦場裏工作太忙了。

於是有一天，共產主義青年團區委員會派我出去調查一個鄉區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工作。當我到達那裏的時候，他們交給我一份文件。好，我不得不扮演一幕滑稽劇了：實際上，我是完全不理解這一種可詛咒的事情的，但我拿着文件，裝作好像讀得懂的樣子。由於我的普通常識的力量，總算能敷衍了事，但是學習的願望在心裏沸騰了。我對於「礦工學習是沒有用處的」這一種論調，覺得憤慨了。

我承認這種錯誤是繁瑣的，但是我不得不向共產主義青年團區委員會自白：我是假裝能讀能寫

的；於是青年團幫助我學習。

那時候，我才瞭解學習並不是那樣簡單的。在以前，我以為不久就能讀完所有的書籍，並且我是立刻就明白的，我要完全精通和記憶一切的事物；可是結果證明並不是那麼一回事。然而，我決不捨棄希望。

起先我憑著一時的熱情和猝然的衝動而開始學習了。沒有多久，我跟以前彈奏曼陀琳及喝燒酒的夥伴們維持著同樣的步調：我必須學習初級讀本，於是我發現我自己進步得很快，只有在略識初步文字以後，我才理解還得學習許多東西。當一個人在他的初步羸弱的學習中，他忽然覺察到學習讀書只不過是一個開始，例如：甚至他不能想像到的困難正等待着他的時候，誰都能够注意到他是有些什麼感覺的；我想，這是給與初學者的一種考驗。許多人感到心灰意懶而中止了他們的學習。我以為每一個人到了成年後才開始學習的時候，必定要經過這一種緊要的關頭。

我也不得不經過這一種難關。說句老實話吧，我是感到狼狽的。我想，現在我已經是二十歲的人了，剛剛開始學習讀和寫，為什麼呢？爲了要變成一個有學識的人，因此必須學習到老，要這樣地度過我的一生，可是我的工作怎樣呢？因爲那時我最喜歡開礦的工作，我已經成爲一個真正的礦工，並且我也不願意改變我的職業。

這一些疑問使我苦惱了許久，別人開始注意我了。有幾個我的夥伴向我嘲弄說：「瞧，康塞特洛夫決心要變成一個知識分子。我猜他是沒有任何決斷力的；開採煤礦是一件事，讀書又是另一件事。」他們甚至開始嘲弄我，叫我「知識分子」。我必須說明，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有一些礦工的確是那樣想的，所以我也不必否認。

我記得我曾經和一個老礦工談的話。他在內戰時曾經是一個戰鬥員，他也嘲弄我，叫我「知識分子」。於是我向他提出這個問題：「你為什麼要戰鬥呢？你為什麼願意流你的血呢？你可以這樣嘲笑一個需要學習的礦工同志嗎？」他是怎樣回答的呢？「我戰鬥是為了給別人學習的。」他說：「至於我自己，現在開始學習是太遲了。」「那裏話？」我回答說：「現在開始學習決不會太遲的！」可是在同時，那正是使我苦惱的原因……不顧一切，我繼續學習。

我要把這一切瑣碎的事情訴說一下：「這兒有一個無知的人，忽然變成了一個有學識的人。」這是說謊，奇蹟決不會發生的；一個人要變成有學識的人，必須要克服許多的困難；「這兒有一個人，他在昨天還是一個文盲，可是在今天看着他，他正像覺醒的樣子，現在他差不多是一個教授了。」這也是完全胡說的。當我在報紙上讀到像這種論文的時候，我感到狂怒了。一個人必須要表示他在學習期中是如何的艱苦，在進行中他不得不克服了所有的困難。我們的史泰哈諾夫的勞動者，在生產中、在科學裏，才能創造奇蹟。在我們的國家裏，每一個小學生都知道科學家、飛行家、工程師及其他的名字，爲十月革命、爲列寧和斯大林的黨所領導，大家應向科學、向知識學習。但是，如果說這一些人民好像在童話裏似的如願以償，那是完全有毒素的胡說。

波麗娜·奧西凱珂——偉大的女飛行家，現在的蘇聯英雄，以前是養雞場裏的一個養雞工人。她在那兒開始工作的時候，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少女，現在她已是世界聞名的了，她變成了一個偉大的女飛行家，並且，她已學會了英語。你以爲她有一個安樂的時間學習嗎？她所面向着的困難，和資本主義國家裏的人所必須克服的困難是完全不同的，那是當然的事，可是她必須還得有意志的力量。在我們的國家裏，一切的事物都處理得很適當，所以要走上科學的道路是容易的。不過，在這兒並不會

發生什麼奇蹟，所以一個人要而向着科學求進步，一定得時常忍耐，因為知識決不會自己跑來的。這就是我對於那些成年人開始學習時的一個忠告。

在我們的國家裏的兒童，不用克服像這樣的困難：無論是城市裏的工人的孩子，或集體農場的農民的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機會，他們比較容易求得更多的進步。

我的心裏佔有這一些思想，然而，被偶然的事情所擠出去了。史泰哈諾夫和我在煤礦場開始造成最高的記錄而變成全國聞名了；於是最優秀的礦工，追隨着我們的榜樣，開始增加勞動的生產，把新的技術應用到煤礦場裏去。這一切使我以更新的热情要求學習。對於礦場的實際工作，我是非常的熟悉；但在理論上我是盲目的。正在這時候，我接到一封重工業人民委員會的舍爾歇·奧爾喬尼奇特來的信，他是寫給我和史泰哈諾夫的。他在來信上說：我們應該學習，應該成爲一個有學識的人。於是我們踏出礦場，走進莫斯科的斯大林工學院。當我們準備進工學院的期間，我又重新學習，然而學習另外的一種規則，甚至我們可以說是一種定額：在跳越這一種障礙物之後，更大的困難是非常容易克服的。這也可以應用於實際的工作和學習。在工學院裏，一切的事情好像在童話裏似的向前行進。在這兒，我們礦工坐在宏大建築物的學校的書桌旁邊。我們在這兒看到有礦工和機器的製造者，以及許多其他職業的人民。這是一個真正的工場，製造出有頭腦的工人，還表示着國家對於個人的極大的注意。它給我們那麼多的印象，那麼多新鮮的事物！我們看見了斯大林——我們的時代的偉大人物。我們密切地與科學接觸。是的，這一切的情節，正像在童話裏一樣。

於是這個特米托里·康賽特洛夫變成了一個學生，準備參加蘇維埃知識分子的隊伍。這個礦工康賽特洛夫在不久之前是目不識丁的；現在，在教授指導之下，學習着俄語、物理、數學、化學、地

理、政治、經濟及打圖樣，此外還有其他許多功課。

可是在這兒爲我潛伏着新的危險。例如：不久我就理解地理了，最初看見我們的世界地圖，我帶着能够理解的眼光凝視着它，於是我以爲已經克服了一切，再沒有一個人比我更有學識的了。像這樣的時候，給予學生們的危險是非常大的。在這兒，共產黨和科學來拯救着我們：

我們的領袖對於「成功之迷」說過偉大而明晰的話：一個人初步的成功，只不過是經過走向科學的最初的門口；在它的後面開着更多的門戶，一個人必須要走過所有的門口。

你有一次經過了科學的門戶，你就覺得必須要繼續前進，這就是我尊重蘇維埃知識分子的名稱的緣故；在我們的國家裏重視它，作爲最光榮的名稱之一。蘇維埃的知識分子不僅是一個知識分子或職業人，並且對於人民大眾，好像是母親的胎盤滋養胎兒似的不可缺少。歷史和文學是最喜愛的科目。我珍惜每一分鐘的時間，對於普希金、萊蒙托夫、托爾斯泰以及西歐的偉大古典作家的作品，我讀了又讀；「歌根·奧涅金」和「波爾泰娃」是多麼的珍貴！我知道仍舊有人在問：「歌根·奧涅金」對於你開採煤礦有什麼幫助呢？一個人能够瞭解化學或物理是有幫助的——可是「歌根·奧涅金」到底有什麼幫助呢？」對於這些人我就立刻回答，我說開礦也和其他的工作一樣，普希金及托爾斯泰也和化學及物理同樣地有價值；他們對於任何工作都是有幫助的。我們應該做一個有學識的人，不問他做的是什麼工作。在我們的國家裏，我們企圖消滅文盲，每一個人必須要學習。當我看見我的三歲的女兒瑪麗時，我不由自主地想道，她將不需要像她的父親那樣地去克服困難，也不會像她的母親那樣地面向着困難，因爲在不久之前，我的妻子也是無知的，現在，她正在學習。

在我寶貴的餘裕的時間裏我到圖書館去研究，搜索關於描寫礦工的書籍，因此使我確信蘇維埃的

作家還沒有創作關於礦工的真正的作品：既沒有長篇小說，也沒有短篇小說；這種小說是需要而必須的，因為蘇維埃的礦工與舊時代的礦工是不同的，正像白天和黑夜的不同一樣。去創作這種長篇小說或短篇小說是我們的作家的任務。

有一次，我自問道：

「現在，康賽特洛夫：根據事實說吧！以前的礦工的康賽特洛夫，和現在的學生的康賽特洛夫是不是兩個不同的人呢？」對於這一個問題，我自己回答道：

「不。你知道故事裏所談到的奇蹟是決不會發生的，礦工康賽特洛夫已經參加了蘇維埃知識分子的隊伍，那是真實的；他是懂得科學的，那也是真實的；他現在變成了一個有學識的人，那是真實的。但如果說他現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那才是一種謊話。」

康賽特洛夫過去是一個礦工，現在仍舊是一個礦工。因為他再沒有比在假期裏回到礦場去，並且表示一個人必須以史泰哈諾夫的方法開採煤礦這件事更愉快的了。在從前，當工人（要是他有一個機會，我們知道他的機會是百萬中之一罷了。）參加了知識分子的隊伍時，他就要脫離他自己的羣衆，並且再也不去瞭解他們；於是羣衆要痛恨他，因為他變得和他們疏遠了。

像這樣的事情，在我們之中是決不會發生的，並且也不可能發生。知識分子的康賽特洛夫將永遠是礦工的康賽特洛夫，礦工的工作和礦工的生活將仍是他的工作和生活。一個人懂得這種事的價值，那麼他越是學習，越能工作得好。

有一次，我參加了一個有名的飛行家及工程師的會議，在這集會中，他們都是世界聞名的人物，可是我覺得他們都是我們自己人，他們和我們並沒有什麼隔膜；如果在我們的頓巴斯的煤礦場舉行會

議的話，他們也會感到好像在他們自己的中間。當科學家、礦工、工程師和木工互相協調的時候，當他們說一種共通的語言的時候，那是一件偉大的事情；也許只有在我們的國家，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祖國，這種事情才是真實的。

我的母親是一個樸實而目不識丁的女人。當我學習的時候，她有好幾次可怕地對我橫看一眼，問道：「康賽特洛夫，你要變成一個有學識的人是可能的嗎？」一個知識分子在她看起來為什麼那樣的新奇；在從前是值得奇怪的，可是現在却不同了。

現在，在本文將要結束的時候，我把所寫的一切事情讀了一遍，並且問我自己：對於我怎樣變成蘇維埃的知識分子的這個問題，我已給與正確的回答了嗎？關於我所經過的道路，我已真實地報告了嗎？我害怕我不能寫出心裏想要說的一切事情。一個人時常不能找出適當的文字，一個人的回憶也不能跟過去的一切事物完全相同，這是給我們的作家的一種工作，因為我們的作家對於礦工的生活寫得太少了，所以必須要寫得多的寫作。

可是，我以爲大部分我所想的就是我所確信的：我所以能够變成一個知識分子的緣故，就是我没有放棄開礦的工作，我没有脫離羣衆，而走向科學的道路。有一次，斯大林同志叫我們牢記安泰（註）的古代的故事：我們的力量，我們蘇維埃知識分子的力量，決不離開產生我們的羣衆。這就是我們能够有這麼多的成就的緣故，這就是我們的祖國能够變成世界上最進步的國家之一的緣故。

我的最熱切的願望，就是要執行我的任務：我以一個真正有學識的人回到頓巴斯去，仍舊和以前一樣的繼續我所喜愛的工作，幫助我們的頓巴斯變成世界上第一的煤礦場。我知道煤對於工業上的意義，煤塊、煤油，以及其他燃料在我們的國家經濟中所佔的地位；我也知道一些關於爲煤和煤油爭鬥

的歷史。現在一噸煤結與我一種新的意義。因此這個知識分子的康賽特洛夫將爲每一噸煤而戰鬥，正像礦工康賽洛夫爲一噸煤而戰鬥一樣，因爲他決不是兩個不同的人，他是一個同樣的特米托里·康賽特洛夫，他是一個偉大祖國的忠實的兒子。

註：安泰是希臘神話中的里比亞的巨人。他和人家角力的時候，因爲大地是他的母親，所以他站立在地上，人家是不能戰勝他的；後來，赫爾克勒斯把他提起來離開大地而將他扼死了。斯大林引用這個故事，說明誰都不能脫離羣衆。